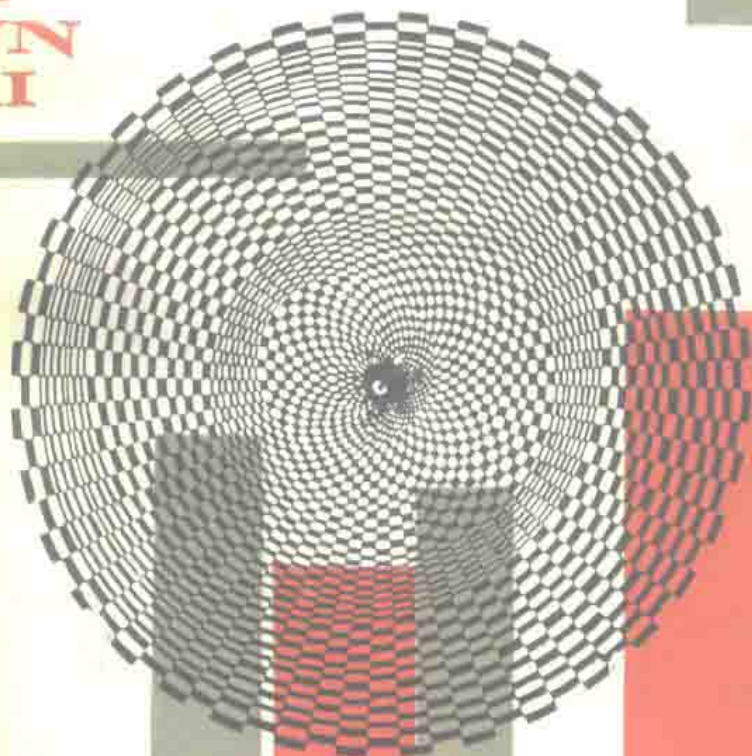


人的存在

——“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戈尔述评

翁绍军著

REN
DE
CUN
ZAI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方文化思潮名著导引丛书

人的存在

——“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戈尔述评

翁绍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方文化思潮名著导引丛书

人的存在

——“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戈尔述评

翁绍军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数163,000 插页3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50册

ISBN 7-5039-0302-3/B·1

定价：2.80元

DG 16/09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忧郁的童年	(4)
沮丧的年代——丹麦和哥本哈根——父亲和家庭—— 父亲对他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忧郁和不安	
第二章 “大地震”	(17)
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丹麦思想界——大学生活 ——对黑格尔主义的认识——父亲的秘密——认识 社会和纵情生活——“大地震”——父亲的死	
第三章 列琪娜	(41)
劳妲和列琪娜——去日德兰旅行——求婚与毁约—— 毁约的原因——列琪娜的影响	
第四章 柏林之行	(55)
毕业答辩——苏格拉底——学位论文——柏林和柏 林大学——谢林的讲课——提前回国	
第五章 人生的选择	(76)
四十年代——哲学史研究——《或此或彼》——《再现》 ——《恐惧和战栗》——选择与交往	
第六章 反对黑格尔：荒谬作为哲学的主题	(114)
著作分类——《哲学片断》——《非科学的最后附言》 ——反对黑格尔——存在的哲学意义	
第七章 人的描述	(139)
《畏惧的概念》——《人生道路诸阶段》——和社会的	

冲突——《论阿德勒》和《爱的劳作》——1847年和1848
年——《致死的疾病》——假名著作概述

第八章 反对国教会……………(178)

荒谬宗教观——反对国教会——明斯特之死——“绝
对的夜”

第九章 存在主义的先驱……………(194)

克尔凯戈尔死后的丹麦——克尔凯戈尔和叔本华、
尼采——克尔凯戈尔和存在主义

结束语……………(215)

克尔凯戈尔生平著述年表……………(233)

人名译名表……………(235)

地名译名表……………(242)

引 言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晚清以来，经过严复等前辈的译述，奉孔孟之学说为圭臬的中国人开始知道了赫胥黎和孟德斯鸠，开始知道外邦异族也有高深的思想、机智的思想、甚至荒谬的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人的学术思想被不断地吸收和同化进来，丰富并充实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宝库。

在我国读者中间，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许多人是通过学习马列著作知道他们的。接下来，恐怕要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萨特，在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中间，这几位哲学家是最孚众望的。而对于本书所要介绍的这位丹麦思想家——索伦·克尔凯戈尔，恐怕知道的人不会很多。曾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前年，某名牌大学邀请到一位外国教授，专门来讲克尔凯戈尔，这位教授把克尔凯戈尔说得神乎其神，给他加上了好几个头衔：“当代苏格拉底”、“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与马克思同样深刻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启示者”。讲者意兴遗飞，听者耳不暇给。一个把小时的讲演，竟一下子就引起“克尔凯戈尔热”，很有几位“相知恨晚者”，汲汲于奔向图书馆，余兴犹浓地想进一步去了解这位思想家。惜乎这方面资料太少，不仅中文的有关书籍难以看到，就是西方著述也寥寥无几——国外有关克尔凯戈尔的著述

堪称丰富，只是进口的太少。于是，克尔凯戈尔这个名字成了既陌生又神秘的一座神龛，在他们的心目中，其地位是决不下于释迦佛祖和穆罕默德的。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克尔凯戈尔还只是一个少人问津的陌生名字，这算不得是个好现象，多少也是以前文化闭塞的一种反映。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和我国的现代化，外国文化包括外国哲学思想，会大量地被介绍进来。可以预料，克尔凯戈尔会愈来愈被我国的读者注目和了解。与此同时，我们理论工作者也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介绍和评论这些思想，去芜存精，分辨良莠，为国内读者提供一些加过工的便于消化吸收的精神食粮。

王国维在钻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等外国哲学家之后，发现哲学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曰“可爱者不可信”，一类曰“可信者不可爱”。我不知道，倘若王国维接触并研究了克尔凯戈尔之后，会把他归在哪一类。因为这位思想家谈不上“可爱”，更谈不上“可信”。因此，介绍和评论克尔凯戈尔的思想远不是一件轻松见好的事情。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他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法都是过于怪诞和陌生的。他那奇特多变的思想以及疏荡奇诡的著述，假若沿用高头讲章的形式去作系统化的论述，不仅显得牵强附会，而且，极有可能做出一份其味如蜡的食品，使人敬而远之，即使想品尝，也难以品尝出“个中真味”来。有鉴于此，我想起苏联学者阿尔森·古留加的《黑格尔小传》和《康德传》。康德和黑格尔是哲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他们的著作和思想皆以艰涩难懂著称。然而，古留加的这两本书以传带论，化艰涩为平易，它们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决不会逊色于大部头理论专著的。因此，我想对于克尔凯戈尔

的介绍，也不妨来个“东施效颦”，以这位思想家的生平为主线，围绕这一特定人物的特定思想的形成，去展示他对人生、宗教和哲学的一系列沉思，并在这基础上去论述他与现代西方思想、特别是存在主义思想的联系。最后，我还试图将他的思想与我国古代庄子的思想作个比较，揭示在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的这两位思想家竟然也具有颇相近似的精神活动和可以相通的人生哲学。这样，也许使人读后会有一种亲切感，但还不知道实际效果究竟好不好。

我希望这本书能象清朝学者戴东原所说的那样，“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力戒乱贴标签、任意褒贬，让读者信任它，并获益于它。当然，这本书在材料的占有以及思想的发掘等方面都不免存在许多纰漏弊病。好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刚刚开始，“有聊胜于无”，真诚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章 忧郁的童年

生育、疾病、死亡、疯狂、
痉挛、睡眠和梦幻，都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今日，还
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洞察到，这
些现象的原因隐蔽在我们的素
质之中。

——勒南^①

沮丧的年代——丹麦和哥本哈根——父亲和家庭——父
亲对他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忧郁和不安

1813年5月5日，索伦·克尔凯戈尔诞生在哥本哈根一户
殷实商人家里。

这个年头，法国炮兵“中士”拿破仑·波拿巴已经把整个
欧洲搅得鸡犬不宁，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小国家丹麦自然
也不能幸免。但丹麦的敌人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早在
1801年3月30日，英国人的舰队就驶进了松德海峡，要挟丹麦
废除与俄国、瑞典、普鲁士签订的中立协定。威震遐迩的纳尔
逊海军上将向丹麦人下了最后通牒，声称一小时内扫平丹麦
战舰。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纳尔逊并非口出狂言，碇泊

^① 勒南(1823—1892)，德国宗教学家、作家。

在哥本哈根城外的丹麦战舰仅有五千名士兵和六百件枪炮，而纳尔逊率领的三十五艘军舰则有九千名士兵，并配备有一千二百件枪炮。交战持续了五个小时，纳尔逊好几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但最终还是丹麦王太子腓德烈坚持不下去，下令停了火；死伤了二千多人的英国舰队才“胜利”撤走。过了六年，英国舰队又驶进了松德海峡，这回是要挟把丹麦舰队交付给英国，并与英国联盟。英国军舰的炮弹如下雨般地向哥本哈根猛打了三天，三千名英国士兵登上了丹麦国土，哥本哈根大学和一些建筑物都成了废墟。腓德烈王子迫于无奈，同意了英国人的条件。但是，这一来也促成了王太子完全倒向拿破仑，丹麦和法国缔结了和约。当时，拿破仑已向北欧的另一个国家——瑞典宣战。对拿破仑来说，与丹麦结盟可以既为倾销法国产品提供市场，又为开辟与瑞典的战场提供兵源和通道。1808年，拿破仑部下的伯纳多特元帅便率领了一支由法国士兵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取道丹麦的非英岛，想“暗渡陈仓”，进入瑞典。不过，那时候的拿破仑已非昔日指挥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拿破仑，他已在西班牙等国陷入泥潭。与拿破仑结盟，最终给丹麦带来了战败国的耻辱。1814年，腓德烈为了结束与瑞典、英国的战争，签订了基尔和约，把包括挪威在内的五分之四领土和一百万人口割让了出去。

丹麦举国朝野都笼罩在战火和屈辱的窒息气氛之下。战争给丹麦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丹麦的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一方面，英国人的海上封锁使原先很活跃的丹麦商船一蹶不振，原本繁荣的商业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色，商号倒闭，市场空虚，货币贬值，城市乡村到处是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流

浪汉。另一方面，挪威转归瑞典管辖之后，丹麦不但失去了庞大的市场，而且还要倒贴一笔可观的费用去支付税款。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带来了通货膨胀，这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克尔凯戈尔成年之后曾提到，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钞票投入了流通”。

工商业的凋敝使丹麦的自然经济得到加强。丹麦这个国家的资源本来就比较贫乏，她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于是，农业又成了这个人口稀少国家的主要经济形式。农业与政治专制总是结下不解之缘，农业自然经济的强化，其结果是，国内的保守势力更为猖獗。腓德烈王太子即位成了腓德烈六世之后，专制统治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加强。

这位新即位的年轻王子有着谦逊的外貌，待人接物显得温良敦厚，平易近人。他笃信宗教，谦恭和顺，城乡上下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见闻。人们传说他弯身进入农民的茅舍，和乡老村民促膝聊天。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带着和善忧戚的面容，掏出自己的钱去救济穷人。因循守旧的丹麦人希望有一个好国王，他们在称颂新国王的同时，显得那么乐天知命，反而将自己眼前越来越贫困的境况遗忘了。实际上，正由于新国王的指令，丹麦的步兵团还在开往前线；国王签发的新币，一百元还抵不上十元旧币。新国王断然拒绝出版自由的要求，严格出版物的检查制度，本来就是他自己亲自颁发的；他直截了当地向国民表示：“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亲爱的臣民中间，会有人要求我们不要去限制出版自由。”保守势力的猖獗，在哥本哈根显得更加突出，整个哥本哈根的社会生

活就象死水泥潭一般。

哥本哈根是丹麦西兰岛上的一座城市，它的最早记载始于1043年。当时，它只是一个小渔村，名叫哈汶，意即“港口”。当地渔民聚集这里，形成了转手贩卖青鱼的集市，后来发展成为主要向德国诸城市出口鱼类和谷物的中心。公元十二世纪，瓦尔德玛战胜了其他王位继承人，成了丹麦的国王。在这过程中，他得到了西兰岛主教阿布萨朗的支持，阿布萨朗不仅是主教，还是一个军人。瓦尔德玛为了感谢和报答他，把松德海峡西岸包括哈汶的土地赐给了他。大约在1167年，阿布萨朗在哈汶旁边的小岛上，建起了一座城堡。这座城堡的建立，保证了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航海安全。哈汶仗有城堡的护卫，又有内陆作屏障，因此迅速发展了同德国北部城镇的贸易往来，从而成为整个海峡内外日益发达的交通枢纽，哈汶也由此成了哥本哈根——商人之港。到了十四世纪，它成了丹麦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丹麦王室在这里向所有过往船只征收通过海峡的关税。它在1443年制定了宪法，1479年开办了一所大学。到十六世纪，这里已拥有二万居民，被称为武士大帝的克里斯提安四世摹仿法国人的样式，在这里规划起首都的街道和建筑，哥本哈根城的四周建起了厚实的城墙，成了专制王国的权威标志。十八世纪，这座城市已有七万居民，雄心勃勃的王室人员和市政官员以及有钱的商人竞相在这里建造堂皇漂亮的庭园住宅。

现在，随着与英国人的这场倒霉的战争的爆发，王公富贾建造住宅的兴趣早已一落千丈。整个城市呈现出新建筑和旧建筑交杂在一起的极不协调的外观，这里尽管有象皇家剧院这样金碧辉煌的大剧场，但狭窄破烂的街道仍然比比皆是。

这些街道的路面铺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四周只有阴沟而没有下水道，逢到下雨，到处都是污秽的积水。早在十八世纪，哥本哈根就进口了价值百万计的大宗货物，在这些进口货物中，来自中国的货物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货物在汉堡港拍卖售出，为丹麦王公商贾攒赚了成倍的赢利。而现在，港口显得冷冷清清，只有稀稀落落的二三只机帆船停泊在那里。在坚固厚实、高大森严的城墙下面，哥本哈根的社交生活显得冷落、卑琐和低庸。整个社会在低水平的文学戏剧作品中寻找刺激。不论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还是在市民闲谈消遣的茶桌上，人们除了互相传播一些宫廷艳事和趣闻外，就是议论女演员、女舞蹈家和女歌手。

但是，在极个别的圈子里，也有把哲学和宗教问题作为感兴趣的话题的。参加这些谈论的人物大多是这个城市知识界、文化界和宗教界的佼佼者，他们有在哥本哈根大学任教的教授，也有教区的主教和教堂的教长。迈克森·克尔凯戈尔跻身在这个圈子内。他作为一个商人，真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但包括明斯特主教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他很尊敬，并同他有着密切的交往。

迈克尔·彼得森·克尔凯戈尔来自日德兰半岛上偏僻荒凉的西部地区，那里从冰碛地带形成的沙丘和沼泽，由于不适宜农业耕作，因此人迹稀少。在这块土地上，迈克尔从小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九岁起就与恶劣严酷的生活环境作着绝望的斗争。十二岁那年，一位亲戚将他带到哥本哈根，并帮助他自立谋生。迈克尔起先经营内衣批发，后来经营羊毛业，在经商营业中积聚了财富。他在三十九岁那年死了妻子，次年，他续娶了安妮·索伦斯坦德。安妮比迈克尔小十一岁，她结婚前，就

在迈克尔家中操持家务，他们之间有着远房的亲戚关系。结婚未满三个月，安妮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接下来又陆续生了六个孩子。自从与安妮结婚以后，迈克尔·彼得森就不再钻研经商，他宁愿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宗教及哲学问题上。希腊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把闲暇看作是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迈克尔似乎也觉悟到这一点，因此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到金钱财富之后，毅然追逐起闲暇这一最美好的财富来了。他现在已经足够有条件过起这赋闲的生活，他在哥本哈根拥有六幢房子，还有一大笔可观的收入。从此以后，他的家成了城里知识界人士的沙龙，受人尊敬的西兰岛教区的主教明斯特也成了他的座上客。

在丹麦语里，克尔凯戈尔有“墓场”的意思。在迈克尔·克尔凯戈尔身上，竟然也笼罩着一层出现在墓场四周的那种阴郁愁闷的气息。他的外表总是显得冷漠严峻，只有在独自一人凝视圣像时，才流露出一种热情而忏悔的神色。他的行动举止仿佛深藏着不安，只有遇到知己并且谈兴浓厚时，这种不安才会消失。每逢这种场合，他锋芒毕露，处处透露出聪明机智和惊人的辩说能力。

迈克尔以旧约精神治理着自己的家庭。据旧约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整整三个月，来到西奈。摩西吩咐大家沐浴更衣，洁净三天。第三天早晨，西奈山上，彤云密布，电闪雷鸣，人们胆颤心惊，站在山下，向上仰望，只听见山顶上“轰隆”一声巨响，腾起一股烟柱。上帝耶和华在火光中降临西奈山，向摩西宣布十条诫命：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不可雕刻、跪拜和侍奉任何偶像；凡恨上

帝者，由父及子，罪究三代；凡爱上帝守诫命者，必得上帝慈爱，直至千代；不可妄称耶和華上帝之名，妄称者，罪责难逃；第七天为圣安息日，无论在家或旅行，均不可作工，六日作工，一日休息，因为上帝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及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上帝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孝敬父母者，福寿绵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女和财物。这十诫是上帝的法度和律例，表示人在法律管理之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迈克尔·克尔凯戈尔就是按这种旧约十诫精神治理家庭的。依靠家长的威严，把无形的清规戒律架在家人的头上，致使他们投手举足都得规规矩矩，生怕触犯逾越了诫训。安妮·索伦斯坦德是在这种旧约精神治理下变得麻木驯顺的一个典型。她即使成了女主人，还仍然象一个女仆。她没有受过教育，性格内向谧静，尽管她和迈克尔生了众多的子女，但丈夫对于她来说，仍然如隔一层厚厚的高墙。在这个家庭里，她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她听惯了丈夫的斥责呵骂，对孩子也很少显露会心的微笑。这真是一个冷漠阴沉的家庭。

索伦·克尔凯戈尔就是在这令人沮丧的年代，降临到这不幸的国家、这抑郁的城市和这气氛森严的家庭。

小索伦的诞生并没有丝毫改变这位年近花甲的羊毛商的性格，他依然和从前一样，是个守旧敬神的一家之长，依然和从前一样，严厉刻板地管教着孩子。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成名之后，曾声称自己的性格或意志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① 见张久宣编《圣经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自己的才智是从作为小说家的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而对于索伦·克尔凯戈尔来说，他则把自己的一切，都归于父亲。他在1848年的日记上写道：“从童年起，我就把一切归于父亲。”在西方的大思想家中，象他这样受到父亲影响的，非常罕见。亚里士多德和尼采都自幼丧父，康德的父亲和黑格尔的父亲智力平常，不可能给予儿子深刻的影响。只有法国思想家巴斯卡与他有点相似。巴斯卡的父亲从小就给儿子严格的教育，他培养了儿子杰出的数学才能和宗教沉思的习惯，同时也造成了儿子虚弱多病的体格。作为父亲，迈克尔给儿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小索伦不仅一生受父亲的影响，而且还把父亲的过去往事也背负在自己的身上，压得自己终身透不过气来。

克尔凯戈尔在三十岁那年曾以自己的童年为题材写了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约翰内斯·克利玛柯斯就是他童年时的一个缩影，他的遭遇和内心感受都取自克尔凯戈尔自己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揣想出克尔凯戈尔童年时的真实情景来。

老克尔凯戈尔不象城里的其他商人那样经常把家搬来搬去，在小索伦的童年回忆中还没有出过市区的印象。小索伦常常孤零零地被关在客厅里，伴随着他的只有自己那变幻不定的想象。父亲非常严厉古板，在幼小的索伦看来，他就象神座上那尊受难的耶稣像一样，日复一日地总是那同样冷漠的表情和神态。当小索伦见到他，拉着他的手，苦苦哀求要与他一起到外面散步时，他总是很不耐烦地予以拒绝，有时还显得很粗暴。但偶尔他也会略加思索一下，就答应孩子的要求，这多半是逢上帝赐福的安息日。于是，父亲牵着儿子的手，在室外庭园里边散步边交谈。这时，老克尔凯戈尔往

往会一反常态，他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好象要把几个星期以来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在他们家的庭园两旁，栽种着落叶松，山毛榉，红醋栗树与鹅莓树。父亲会指着山毛榉说，这是辛德里娜^①，你看，她戴着一顶花冠，多么神气！经父亲这么一说，小索伦越看越觉得面前的山毛榉，真是一位头戴花冠的女英雄。父亲又会指着一棵矮胖的落叶松说，这是辛德里娜的后娘，她把辛德里娜打得直哭。小索伦再一看，看到被风吹动的山毛榉低着头，仿佛在哭泣，而落叶松随风婆娑，俨然洋洋得意，不可一世。这一对父子不断交谈着，小索伦这时候也放肆地鼓动着自已想象的翅膀，他指着路旁的一根枯萎的树枝，对父亲说：这是瘦子约翰；老克尔凯戈尔马上就接口说：“对，就在二千四百年前，约翰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到菲英岛去，过海峡的时候，遇到了海盗”，于是，落叶松又成了海盗头子汉斯，山毛榉则成了梦神威廉。克尔凯戈尔回忆说：“父亲强有力的想象能力会使任何东西都具体化，使它们象任何孩子的幻想一样听任摆弄，又好象是上演戏剧一样。在约翰内斯（就是童年的克尔凯戈尔）看来，这个世界仿佛在这种谈话里出现。”逢到高兴，老克尔凯戈尔还教儿子唱歌，于是，一老一小唱着：“在尘世间，不论是贵人和财主，都摆脱不了灾难和痛苦。”这时，在小索伦眼里，父亲简直成了上帝，而他自己则成了上帝的宠儿。在散步时，小索伦的幻想再愚蠢可笑，也从未受到这个脾气暴躁并且惯于训人的羊毛商的斥责。老克尔凯戈尔似乎鼓励儿子去发挥想象力，并总是想把索伦那稚气十足的幻想引往神

① 古代丹麦神话中半神式的女英雄。